



锐
小说

问青春

张闻昕 ~~~~~ 著

南方出版社
花城出版社



锐
小说

问青春

张闻昕 ~~~~~ 著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问青春 / 张闻昕著. —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
2017.7 (2017.8重印)

(锐·小说)

ISBN 978-7-5360-8381-3

I. ①问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35530号

出 版 人: 詹秀敏

责任编辑: 文 珍 周思仪

技术编辑: 薛伟民 凌春梅

封面设计:  棱角视觉
ANGULAR VISION

书 名	问青春 WEN QING CHUN
出版发行	花城出版社 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)
开 本	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
印 张	12.125 2插页
字 数	220,000字
版 次	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2次印刷
定 价	45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如此年轻如此辽阔（序）

李敬泽

读《问青春》，认识了张闻昕，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子。十一岁时，她写过《细菌国王秘密日记》，找出来看一遍，看出这孩子心细而有大志，细到了、大到了在显微镜下打一片江山、创一个王国。如今，写了这本《问青春》，她长大了，作为写作者的张闻昕获得了神奇的加速度，远超过她的年龄，她已经不是个少年才女，而像是气象不凡的作家，临近高考的那一年那群孩子那些事，竟被她写出了人间辽阔、人情丰饶。

这是另外一种“青春”书写。我本以为会看见阴郁、孤独、冷酷、愤怒，书店里有太多此类拒绝走出青春期的“青春文学”，其中文化的、社会的、心理的、市场的复杂机制，此处也不必细表。而《问青春》的青春却不是被指认、被订制的“青春”，不是姿态和表情的“乌托邦”，它越出了大众文化的成规，它被张闻昕还原为生活。

成规化的青春书写必须偏狭，必须不公正，它必须对人类生活做出粗暴删减。就像一个任性的孩子，他拒绝领会父母的苦衷、他人的道理，他深深地沉溺于自己，封闭于内部，兀自委屈和悲伤——这并非多么不正常，而张闻昕，这个二十岁的写作者，她当然是站在青春的内部，站在自己的青春里，但是，这没有阻碍她对他人的好奇、探究和理解、体贴。她的青春不是拒绝对话的青春，相反，在她的笔下，青春之盛大正在于向着他人、向着世界敞开。《问青春》里，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，正是那些孩子们之间、他们和成人之间热烈的对话，“问”青春，也是“问”世界，没有什么现成的答案，甚至也不会有终极的答案，问答的过程也正如小说所写，充满了困难、误解和伤痛，但是，正在这热烈的对话中，青春成为了向着更广大世界、向着未来的探索和成长，也充满欢欣和希望。

这就是艺术上和人生观上的“公正”，有这样公正眼光的小说家，看到的“青春”就不是符号，不是某种表情或姿态，青春本身就是一个生活世界，而生活是多么的难以界定，生活的可能性和人的可能性无穷无尽不可封闭。看得到这些，一个真正的小说家才能开始他的工作。

而张闻昕正好有这样的禀赋。是的，我认为这样一种面对生活、面对众生和众声的公正，这样一种既辽阔又贴切的眼光对小说家至关重要，在很多作家那里，这种禀赋严重匮乏。他们远比张闻昕更有名，却很难说他们比她更

成熟。当今小说中，很少见到《问青春》这样的气象：大大小小的场面纷至沓来，整部小说基本上是由场面推动，这是在人间，这是人走进和拓展他的世界，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形成自己、呈现自己。《问青春》中充满活生生的人的关系，所以必定是有声的、说话的，众声喧哗，话说得热闹。——这些都使我想起中国古典小说和十九世纪西方小说的传统，这也让我想起现在很多“纯文学”的小说：小说家不让他的人物开口，他一定要让人沉默，在心里没完没了地想啊想。那是形影相吊，是厌食和自闭，既不吃饭也不交际，拒绝与他人对话，人被切割封闭在一种被观念界定出来的“私人生活”里。他们由此失去了基本的艺术眼光和能力：在人间、在人的整全存在、在人和世界的全部关系中认识人、想象人、塑造人。

很多小说空旷无人。而《问青春》里有那么多的人，有名有姓的几十，性格鲜明的十几。张闻昕似乎是不太费力，她兴致勃勃，她是一个受过传统训练的肖像画家，她确信，人 and 人不一样，这种使人间变得如此有趣的差异，既是出于天性，更是出于家庭、环境，出于种种个别条件的复杂作用，一个作家或一个画家面临的考验，正在于把“这一个”、把一个个的“这一个”辨认出来、刻画出来。

说来容易做到难，张闻昕竟然做到了，她表现出在这个年龄很少能够达到的准确和娴熟。可能是，她的心里本来就有这么多的人，她对他们满怀兴趣，她用显微镜仔细

研究他们。与此同时，掌握显微镜并没有使她变得骄傲专横，她爱他们，她分享每一个人的“秘密”和“真理”，怀着惊喜、敬意。

——我不想掩饰我对《问青春》和张闻昕的惊喜。在这个夏天，因为工作，我看了很多小说，深感厌倦。对抗这种沉闷和厌倦的办法是，一边看小说，手机里一边放着相声。小说看过了，未必记得多少，段子倒是记了不少。有一句话，叫做“祖师爷赏饭吃”，演员说起来顾盼自喜。什么意思呢？说的就是“天赋”，有人就是天生该吃这碗饭的，没什么道理，你气死活该。说相声是如此，其他事也是如此，比如写小说。张闻昕当然还小，前路漫漫，还得不懈努力，但是，一部《问青春》在眼前，一边看着，一边忍不住暗叹：果真是梦中携回一支笔，细写世间万般情！

（作者系著名文学评论家、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、书记处书记）

创作使青春发光（序）

陈晓明

张闻昕同学从小喜好写作，看到她的有关作品，知道她小学时的文章就写得相当出色，小学就有作品发表。最近蒙友人送来她的近作《问青春》，想不到她大二学生，这么有毅力完成一部长篇小说，而且十分出色，可喜可贺。这部小说十分真切地反映当下新一代少年人的精神风貌，在那温热潮湿的南方广州城里一群高中生正在天真活泼地学习生活。小说写得那么真切的是高中的社团文体活动，孩子们的天真烂漫；高三紧张压抑的冲刺，也着实让少男少女们紧张兮兮；满地散乱的试卷和对教室的悲喜夹杂的情感，竟然足以让这群少年去慨叹青春落日。小说涉及的生活面向还是十分宽广，以小见大的笔法也颇为让人惊异。当然，所有的青春写作都有自传性质，这部作品也不例外，关键是能做到真实、真切、真挚。闻昕同学做得不错，她的起点很值得依赖，前途亦值得期待。

这部小说其实有很多的思考，虽然还显稚拙，但却是真诚而发自内心的。在全社会对应试教育高度重视的背景下，追求理想和抉择未来，对于心智尚未完全成熟的青少年，充满了挣扎与痛苦。每一个处于花季雨季的美丽心灵，都在努力寻找自我身份认同和承担家庭责任，感受到友情的敏感，爱情的萌动，同性异性间模糊的情愫。这些思考始终贯穿全文，承载起整个富有重量的文本。作者深切关注正在成长并即将走入社会的独生子女，尤其是在十八岁稚嫩与成熟转换的年纪。他们往往被给予了整个家庭的呵护与厚望，这种束缚也注定他们对个体的认知和突破更加剧烈。独生子女作为特定环境、特定历史中成长起来的一代，应是我们社会着力关注并予以更多理解的群体。“偶像效应”“他们是否活得过于少年老成？”小说提出的这一系列思考，是青少年自身的困惑与无奈，也是对社会的警醒和呼求。

小说细腻的笔法引人注目。既有一位长者的冷静，点醒少年们应该在正当的时候意识到青春的美貌；也有一个孩子的敏感，抓住他们费尽心思隐藏的心理。其中诸多心理和细节描写尤为突出：如一段对“酸”和“痛”的对比，在铺陈比喻中带来变换的体验感，很难想到这竟是出自一位尚在高校求学的小女孩之手。

作者能抓到生活的那些有意义的时刻，写出真实的生活感受，将充满活力的青春语言反复打磨，使其超越一般

生活化语言的琐碎幼稚，焕发一种超出同龄人的理性思考与回望。对纯真感情的珍视，对多彩青春的思索，对人生哲学的初探，对文学传统的继承，常有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叮咚清冷，也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开阔通达。如文中几处提到的奋争与突破，每一个渺小的个体都可以冲击伟大与壮阔，每一幅宏大的场景也可能在狭小的空间里急速落幕，少年们的青春随着高考暂告一段落，但我想作者的思绪和写作的热情必会随丰富的生活而涌动，叙述出更多细腻动人的故事。相信小闻听从这部作品开始，会在文学的路上走得很好，走得很远！期望青春的太阳永远美丽蓬勃！

（作者系著名文学评论家、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、教育部“长江奖励计划”特聘教授）

第一章

曹苑高二时，幻想过高考结束的那一天。

初中的曹苑，也幻想过中考结束的日子。那是四月，她和顾非从体育中考考场出来，招了辆出租车，扒着后窗看倒退的街景，兴高采烈地讨论中考后的去处。她们说要去街上闲逛，从天黑逛到天亮；或者回小学，偷溜进校园去看那棵会落毛毛虫的榕树。没说完曹苑就到家了，临下车前，她还嘱咐顾非：

“再好好想想啊！”

六月的广州，藏了许多场大雨。从空调考场出来，身上立马流下了黏腻的汗。曹苑和顾非走到校门口，顾非的电话便响起来。“我妈叫我回家吃饭。”她说。

那勉强算句流行语。然而曹苑没力气笑，只说：“我也是。”

两人分了手。曹苑回家吃完午饭，一头栽入被窝，从天亮睡到天黑。半夜三点，她盯着漆黑的天花板，想了很

久，才想起考试已经结束，她不用再去上学了。

再后来，她和顾非一同接到录取通知书，从S中初中部升上S中高中部。

她发着呆，连风翻过书页都没察觉。顾非瞧见了，径直走过来，轻敲了下她的脑袋。

“啊？”她还懵着，歪了头看顾非。

顾非得逞地笑道：“想什么这么入神？想张洛啊？”

“嘘！”曹苑飞红了脸，她小声警告顾非，倾过头，目光若有似无地落在哪里，又回来。紧接着揉了揉顾非一把。

顾非被戳中笑穴似的，埋头笑个不停。斜后方的男孩儿抬头，往这边扫了眼，挑挑眉复低头。曹苑懊恼地趴在桌上，忍不住勾着顾非的腿肚子要踢。顾非笑够了，铆足了劲儿偏要捉弄她，转身喊：“张洛！”

张洛放下笔：“干吗？”

“借一下你的月考数学卷，我们曹苑想看。”

张洛不置可否：“你考得不是比我还高吗？”

顾非拍拍桌子：“对比一下看我们俩解题有什么优劣嘛！”

张洛俯身从书包里抽出文件夹，他翻开卷子看了看，对曹苑说：“放学后还我行吗？我还没改完。”

“好……好。”曹苑低头接过，把卷子用书仔细压好，而后扯着顾非出了门。她要训她，明明知道她最怕在谁面前丢丑。几句要紧话还没出口，远远有声音：“欸，中午吃

哪家外卖？”

顾非趁机脱身：“吃什么外卖？吃饭堂啦！”

对面“哈哈”两声，喊回来：“你还想吃饭堂？中午要开会好不？”

顾非没来得及问，就听广播果然有了通知：“请模拟联合国高一、高二全体成员于今天中午一点，在高二年级会议室开会。会议内容重要，请勿缺席。再通知一遍……”

唐政阳绕过杵在门口的两人，问里面：“张洛，订不订外卖？”

“不。”

“不干不净吃了没病，你信我吧！”

“不吃，我去饭堂打饭。”

政阳摇头：“真是……”他的眼神落到曹苑身上，“老实！真是老实！”他似笑非笑地盯着她，逼她不自在地挪开了眼。“跟我说干吗？”政阳偏头瞧她，也是顾非的德性，非要探到些东西，“我也没说什么呐！”曹苑一瞪，“谁理你啊！”钻回教室去了。政阳跟顾非作怪：“气着了气着了。”顾非好笑：“你也来逗她。”

他们三人一贯熟稔。这要追溯到小学时候。偏巧的缘分，他们从六岁开始便将同学一路做上来，没断过，关系自是非比寻常。三人彼此门儿清，对方稍有风吹草动都摸得一清二楚，比如曹苑这事儿。先是顾非拿了她的一个眼神做文章，成天开些不着边际的玩笑。按曹苑的立场，本

来没什么，一来二去倒像是有什么了。久而久之她当了真，顾非才收敛，不过仍爱时不时作弄她。政阳最先不知这回事，是见了曹苑的扭捏样子，才后知后觉揪出线头。那以后他便与顾非一般，常有高深莫测的笑容，惹得曹苑浑身难受，恨不能躲着他俩走。

玩闹归玩闹，顾非和政阳的嘴还是实的，到底没把她那点心思漏出去，特别政阳还是张洛的好友。

上体育课的人陆陆续续回来了。门口跑进一个风风火火的身影，跃到讲台上：“谁没上体育课？”

台下没人应他。这伙逃课的，说多不多，说少不少，体育老师也没办法。高二下学期的学生，半只脚踏进高三，你唬人家去上不入高考科目的课吗？不过要让他们为高三打个身体基础罢了。至于真正实践了多少，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。

钟济没法儿，挠挠头下了台。他挤到顾非的桌前：“欸，你被老师抓到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老师问班长在哪儿啊，那班长不是不在嘛。”

“哦。”顾非不以为然地扭过头，“不管他了。”

钟济讨了个没趣，三两步又蹭到张洛身旁，手臂钳住对方的脖子。

“说啊！怎么不来上课？！”

“放手放手！”说着，张洛却上手把钟济的脖子扳下

来，两人互不相让，斗得可狠。政阳见了，说老袁一会儿上来，两人才松了口气儿。“别老盯着学习了，过几个星期篮球赛你上上心！”

张洛叹气：“别老想着篮球赛了，下周期中考试你上上心！”

“你别损我，没用！”

“没损你，你看。”张洛努努嘴，顾非课间也没闲着，正归纳错题，“你觉得我能放松吗？”

钟济看了会儿，好学生间的明争暗斗从来关不着他，他也从来是个将学习高高挂起的人。唯独见着顾非，他有种紧迫感。倒不是说她过分权威，要赶着他跑；而是说，他再不努力，就像要够不上她了。当然现实中轮不上他来思考这个问题，她有旗鼓相当的对手。钟济半真半假地捶张洛一拳，趁袁平进门的时机，赶回他的座位去了。

袁平是十九班的数学老师兼班主任。青春期的孩子不好管，文科班尚可忍受，毕竟女孩儿多，懂事得早。但十九班不是善茬，上学期闹出的事儿在年级仍有余威。

十九班是袁平教的第一个班，初来担重任，扛了班主任的活儿，袁老师一路走得艰辛。他是个最好开玩笑的人。并不是说他的性格有多软弱——相反，他犟得很。刚毕业的老师，有满腔热情，却少教学经验。高二的第一学期，他教的两个班，数学成绩在年级里排倒数。抓来个同学问“为什么”，答“袁老师教的课我们听不懂啊！数学课上随

随便便就‘易证’，这哪儿‘易证’了?! 还有他乱编的‘一步到位法’，我又不是数学系毕业的，哪里知道要怎么‘一步到位’?!”

袁老师也很委屈：“平时上课我问你们‘听懂了没’，张洛、顾非这些同学一点头，你们也跟着点头，那我为什么不省略步骤呢?”

被询问的同学有口难言。课堂上，老师用殷切的眼神盯着你问“懂了吗”，难道你有勇气说“我不懂”吗？再看看周围的同学，一个个学得倍儿认真，练习册上抄满了笔记，对这道题已是成竹在胸。这种情况下，你有脸说“我不懂”吗？识时务者，自然大点其头，收下老师嘉许的微笑，抄下黑板上天书一般的解题过程，下课再慢慢啃吧。

数学科一向受到家长们的特别关注。听说袁老师课教得不好，家长们一纸诉状递到了校长办公室，要求即刻更换数学老师。出于各方面的考量，学校没接受换老师的请求。袁老师被请去谈话，他得找出合适的教学方式。

反对的声潮压下去，内里的矛盾愈积愈多。无心向学的本就蠢蠢欲动，有了“课上得不好”的由头，更是变本加厉地吵闹。有经验的老教师碰上这种情况，一般是敲敲桌子，或者用耐人寻味的眼神盯着课室的某个角落，又或者干脆停止讲课，让吵闹的自知理亏，安静下来。而袁老师还没掌握“如何友善地让学生安静”这门技术，后排一

吵，他就把脸一虎：“安静！”活像个新上任要摆谱的纪律委员。

寒假结束后，家长们明白事已成定局，只好偃旗息鼓，祈望上高三后能换一个数学老师。这时，袁老师却显出他作为数学系高才生的水平来了。他真学了无数的计策来教书、讲题。新方法虽时有磕绊，好歹能让学生听懂、服气。袁老师放松后，也能妙语生花，课堂上竟逐渐多了笑声。他与学生们的年纪还算相近，钟济错叫他“袁平”，他依旧乐呵，不生气，纵容得钟济乱喊不止了。顾非、唐政阳等人有度，面上照例尊称“老师”，私下喊得更勇，“袁平”“老袁”之类层出不穷。当然，要仔细藏好不让袁老师知道。但这也算是袁老师与学生们打成一片的依据了。

数学课后是午餐时间。三人草草用外卖填了肚子，下楼去。会议室里站满了人，见前辈来了，低年级的纷纷把中心会议桌的位子让出来。会议要讨论的是即将召开的“五月大会”。“五月大会”是S中模联的年度会议，倾注全力，迄今已十届。王牌不能砸，所以每次的会议文件都得由上届成员审核，通过方可发布。

新成员们认真，一个个站上去介绍提案。曹苑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。她只需要提意见，决定权在顾非手上。他们三个，她是媒体部的学术顾问，顾非是媒体部部长，政阳是学术部的学术顾问。大会上，学术部成员组成各场会议的主席团，媒体部成员组成主新闻中心的主席团。此外